

# 燈心

集一第「的深最我響影」



台灣新生報出版部印行

# 心 燈 目 錄

楊 露 夷  
封面設計

## 「影響我最深的」第一集

心中的那盞燈.....	五
新生.....	一〇
虛心學習・實事求是.....	一三
迎上前去！.....	一六
轉變.....	一九
凡事只問自己對不對.....	二一
慎用印章.....	二五

一夕話……

半瓶水叮噹響……

三〇

我得到了金牌……

三三

杜老師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三七

愛深責切……

四一

哭什麼，爬起來再走！……

四七

在此一念……

五三

笑面大仙……

五五

總會有那麼一天……

六二

那滿壁的書籍……

六五

早晨，蘇醒！蘇醒！……

六九

抱怨，即是亮起紅燈

七三

一語驚醒「牌」中人

七五

瓊瑤女士與現代詩評論

八一

感激常溢心胸

八四

老師第一個要「咨商」的

八八

受過打擊後

九二

我的終生良伴

九五

讀書靠自己

九九

原諒別人之初心常不甘

一〇二

兩句話

一一〇

因食而寫

一一二

心 燈

四

征服環境……	一一五
沒有人能夠打倒你……	一一七
摩托車迎面衝來……	一二一
誰幫他拿蛇？……	一二六
平安就是福……	一二九
爸爸的遺書……	一三四
有事做事無事讀書……	一三七
反共・助人……	一四一
最差的軍官……	一三九
三位恩師……	一四四
給人快樂的，是天使！……	一四九

## 心中的那盞燈

己未年歲末，也就是民國六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起五天，我們「眉之溪」畫友聯展，將在台中市立文化中心作第一次的對外展出，這也是我執教八年後首次的作品發表，為了準備展覽，所付出的心力真非筆墨所能形容；時而熬夜提筆、時而清晨起來作畫；暑熱中揮汗，寒夜裏忍受腳底僵凍，苦心經營、凝神鉤劃。若得情緒平穩則一氣呵成稱心作品，若第一筆即不能順暢，那就敗筆連連，畫紙一張換一張，心中痛苦不堪。尤其爲了構圖而苦思數日，那真是毫無樂趣可言，時而拿起前人畫冊讀圖，常又感動得不敢輕舉畫筆作畫。一旦突破了自己心中的困境而忘我的揮毫成圖時，那又會忍不住的手舞足蹈，甚至不成曲調的高歌數聲。繪畫實際上是一件苦中作樂的事，不如單純的聽音樂看書來得悠閒清靜，尤其找不到一條畫路時，心中難過得真想拋棄一切，不畫了。這時候我常想，自己爲何要選擇這一條得用整個生命去作賭注的工作，執拗於繪畫？這使

我想起了一個曾深深影響過我的人。沒有他，不可能有今天的我，也不可能使我對藝事這樣的執着。

他，就是我初中及高中時的美術老師，蕭木桂先生。我受教於他的時候，他已經五十幾歲了。記憶中他的模樣就像革命先烈黃興先生一樣，不但氣宇軒昂而且慈中帶嚴，留着一小撮鬍子，走路的時候兩腳平穩的着地，很有律動的起伏，兩手僅作小幅度的擺動，在靜穩中透着慈祥。他畢業於台北師範美術科，在這個鎮上唯一的中學教了很久，是埔里鎮及臨近地區美術工作的先驅。我們「眉之溪」十個畫友中有六七個都是他的後子弟，其他散布各地的尚不知有幾許？上課中他很少講話，總是在黑板當中貼一張自己的作品（像所有舊式的教學方法），不用講我們就知道這就是今天要畫的一張圖。記得我念初中的時候，交出去的圖畫常常得到最高分。那時老師打完分數常把最高分的作品放在最上面，所以頗有幾分得意之感。但是我對蕭老師尚無深刻印象；因當時美術教育並不像現在這樣的蓬勃，一方面是社會尚不如現在富足，再方面是繪畫活動並不如現在普遍，而且還有升學的壓力。

初中畢業升上同一個中學念高中部，是男女合班，各項科目都要公平競爭，而且功課繁重。但那時候念得並不怎麼積極，倒是美術課很有興趣。高一那年有一張用B號鉛筆畫的素描「竹籃子」，竟讓老師給留下來，並做其他級的「教材」。當時高興之餘，不禁使我憶起小學的時候，我是多麼羨慕那些圖畫貼在教室後面的小朋友，我常想，什麼時候我的畫也讓老師貼在那上面。但是直到我小學畢業，連一次機會都沒有過。

高一下學期有一回上美術課，靜穆的蕭老師走到了我的身旁，用一種慈藹的聲音告訴我：「女孩子學畫的很少，你畫的不錯，可以試試看！」當時聽後心中有着幾分的羞怯，幾分的喜悅，但是並沒有很在意。直到我高中畢業後，初次踏入社會而遇到許多不如意，這句話才在我困境中再度由耳際響起，而且聲音似乎越來越大……。

高中畢業那年我沒參加大學聯考，雖然畢業前我與班上三位男同學另外又接受了劉平衡老師在美術科方面的特別指導，但學科努力不足，完全沒信心。隨後我開始到小學當代課教員，從鎮上的大學校到偏遠的小學校都曾有過我這個代課老師的身影。面對學生是愉快的，我也盡己之所能去當一名盡職的代課教員。但是到頭來却是一場空，因為

疼愛的學生最後還是要還給原來的老師。薪水也要被扣掉許多，而且沒有保障，加上那些正規教員背後的輕視，我内心萬分的難過。有一次受了委屈，回家後躲在房裏哭了許久，心灰意冷之餘，我終於下決心要開創屬於自己的路。這期間有位校長要留我當長期的代課教員，我也狠心的婉拒了。在那時對我並不富裕的家庭來講，代課教員微薄的收入實在也是一種很大的誘惑。這以後我會想去畫電影廣告，又覺得不甘心，而且不適合，又放棄了。在這種「峯迴路轉疑無路」的時候，蕭老師的話很有力量的又在我心中活動：「女孩子學畫的很少，妳畫的不錯，可以試試看……」試試看，對了，何不試試看？就爲了這句話，我重新拿起書本從頭讀起。很苦，很澀，也到補習班去呆過一陣子。慢慢的，收穫愈來愈多，思路也逐漸的清晰了，又得到先考上師大美術系的同班同學的協助與鼓勵，我真的向大學聯考進軍了。第一次術科通過了，學科却遭滑鐵盧。經過鬱鬱不得志的一年自修，我又告別了當時腿傷的母親，在心境非常惡劣的情況下參加第二次的大學聯考。那年九月末，我終於揹起行囊，在細雨霏霏中告別了家人，告別我那不放心我遠行的母親，在她揮淚送行中投入了「藝術的小搖籃」國立藝專。

到了藝專才發現畫畫的女孩子竟然那麼多，自己的成就感似乎因此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努力的學習，不斷的畫，不斷的觀摩；甚至於夜晚爬窗進美術教室去畫素描。爲了買一支三百元的大蘭竹毛筆，三餐縮減到最低限度。大概只有經歷過困境的人，才會有這份追求的狂熱行徑。物質享受是最低的，生活的充實却是最高的。

大專畢業後，我回到家鄉執起教鞭，沒想到一位深深影響了我的老師，已經在這幾年中逝世了。我很內疚，很悲傷；我從來都沒有去探望過他一次。

今天我站在講台上，面對着學生，我不忘盡力的去引導他們，去發現那些值得鼓勵，值得走美術之路的孩子。我不求回報，不求感恩，只希望有機會能多造就一位有用的人才。而蕭老師的話像一盞不滅的燈，仍舊在我心中發光。在我們「眉之溪」畫友聯展的前夕，多麼希望讓他知道，他默默撒下的種籽，今天正朝着晨曦，漸漸的在萌芽。

(淳)

## 新生

卅八年稍，大陸沉淪，我偕妻攜帶六個月大的兒大，追隨廿六軍，由雲南轉進越南金蘭灣，與軍眷及義民們聚居沙灘上。臨時架搭的克難小茅屋，僅可容身，門前瀕臨碧波，屋後依靠一排整齊、高大的松樹，沙灘地上全是一片乾淨的黃細砂，風涼、水冷，倒是一個避暑乘涼、喝茶聊天的勝地；但也是賭徒們聚賭的避難所。當時，營區指揮長爲彭將軍，嚴禁賭博，凡在營區內賭博，被軍紀糾察隊抓住的，不論軍民，一律當衆責打二十板子屁股。可是對於營區邊緣的眷屬區，却鞭長莫及。

卅九年某一天，我高興地領到補發全家三口、兩個月的生活補助費：越幣一百八十八元，匆匆往家走；一面盤算着如何開銷這筆喜出望外的收入。首先想到給嬌妻和愛子買幾碼布，做一身衣服；如果有剩的錢，還可以慰勞自己一瓶米酒，外帶一隻魚，和幾只鷄蛋。天天吃法國人配給的臭鹹魚、爛冬瓜，委實吃怕了。今天仰賴政府德意，遠

隔重洋，不忘照顧淪落異國的舊屬與子民，頒發給生活補助費，那麼，全家人就打一頓牙祭吧。……

人未走到家，半路上殺出程咬金來，被老戰友兼老牌友，綽號「印度代表」（因他人生得黑）的胡大川截住了，「老友請慢走！」他說：「我們推牌九去！」

我是賭城有案的賭鬼，如果有假期可以三天兩夜不回家，一天三餐都在牌桌上吃。自入越南以後，逃生第一，難得有賭博的機會，如今被賭友一慇懃，潛伏體內的賭細胞，烈焰般燃燒起來了。何況口袋裡正領得一筆「鉅」款，足夠一拚的本錢。所謂「錢雄膽壯」，有如聽到衝鋒號角的勇士，不顧一切地走上賭場。

聰明的讀者諸公，自然猜得到這場陣仗的結果了。十五分鐘後，我被殺得大敗，幾乎全軍盡墨，一百八十元，只剩十五元。這時，腦幕上突然出現瑟縮在小茅屋裏那對可憐母子的映像。於是，道一聲失陪，拿起殘餘的十五元，抽身而起，急走回家。

經過河邊的臨時雜貨店，把口袋的所有，通通買了罐頭和鷄蛋。當然，妻子的衣料泡湯了。

妻抱着孩子坐在門前的小凳子上，笑容可掬地迎接我，問道：「領到一百八十元？」我不敢抬頭，說：「但，我賭輸光了，只剩得這些！」我搖搖手上提的東西，準備迎接她一頓臭罵。

然而，她沒發脾氣，只呆了片刻，平靜地說：「不輸也輸了，不必難過，以後不再賭就是，好嗎？」

這小婦人的話，一直使我慚愧至今，我寧願挨一頓臭罵；但，我從此戒絕賭博，聊作補償她和孩子的損失！

(天南)

## 虛心學習・實事求是

儘管歲月如矢，白雲蒼狗，退伍也整整十個年頭了。然而服兵役期間的一切情景，迄今仍舊鮮明在我心中。尤其是那位令人肅然起敬的趙士官長，他是我最難忘的人，也是影響我最深的人。

民國五十七年，我被分發到澎湖某單位服務，每天要參加出操，還要輪流站衛兵，對於一個從未受過嚴格軍訓的人來說，的確不堪其苦。

這樣的日子，轉眼度過了兩星期。

一天，連部趙與懷士官長囑我到他的房間去，他要我寫篇自傳，字數大約五百字左右，我遵照指示寫好並親自送去，他看了看問我寫過鋼板沒有？我答稱沒有，他說我的字還得多練習，至於刻鋼板也可以由練習中學會，他告訴我他已決定調我到連部辦公，接辦那位即將退伍原來承辦人事職務的同志遺缺。

當晚點名後，我帶着簡單行李到連部報到，從此以後，我不需要站衛兵也不須參加出操了。我心中暗自高興，然而接踵而來的是一連串的挫折。我字寫得不好，處理公文又粗心大意，刻鋼板經常寫錯字，以致浪費了許多公家紙張，因此成了衆矢之的。

儘管如此，我仍然我行我素，毫無自己檢討一番的決心。某天，晚點名後，趙士官長又叫我到他的房間閒話聊天，那晚談到十一點多，他告訴我許多做人處事的道理，並說起從前像我一樣的任性無知，後來年歲漸長，對自己才有一番新的認識，不時的作自我檢討。

他的態度誠懇，絲毫沒有說教的意味，使我聆聽後非常感動！臨走之際，他當面以毛筆揮毫了八個字贈我留念——虛心學習，實事求是。

那天晚上，我一直沒有睡好，反覆咀嚼這兩句耐人尋味的箴言。我下定決心今後工作態度，要以這兩句話為準則。

我開始做事變得非常細心，處理公文也在一定時間內完成，刻鋼板字少有錯誤。每天晚上，連部的同志換上便衣出去消磨時間，我獨自一人坐在辦公桌前一絲不苟的練字

，每當疲倦的時候，猛然間望見趙士官長贈送我的八個字，我會振作精神，繼續地苦練寫字。

十年過去，如今我再次望見玻璃板下的醒目贈言，趙士官長的影像，又重新映在我腦海裏。這兩句話不但徹底改正了我的缺點，而且在做人處世方面獲益良多。

(淳羊)

## 迎上前去！

一個十四、五歲的初二學生，一個懵懵懂懂、似解非解年歲裏的女孩，如何蛻變？如何自求突破？如何突然渾沌初開，而後心智成長、茅塞頓悟？

十四、五歲是個尷尬矛盾的年齡、善感多慮，對任何人與事懷疑、敵視。感到與周遭的環境不調和、不妥協。我不知道別人的十四、五歲是不是這樣？但當時的我的確尖銳得有如一隻刺蝟。當時書唸得不好，課外書看得多，與同學相處不洽，自視高，課堂上故意拿問題難老師，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凡事看不慣，個性嶙峋拿蹠，桀傲不馴，彷彿整個世界竟無一己容身之地，彷彿自己壯懷凌雲，有志難伸。

也許許多青年的誤入歧途，陷身深淵，大多是由成長的心路歷程上，未獲疏導、指引，而又不能自尋突破，自我超越與提携，因而越陷越深，以致不能自拔吧？就在這樣矛盾與懵懂的年歲裏，我讀到了徐志摩的「迎上前去」。一首「偶然」，